

兼容并包的大胆创新

——豫剧《花嫁巫娘》座谈会纪要

陈兆虎:(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副主任)

尊敬的各位先进、前辈,还有我们豫剧团的伙伴,大家好!昨天晚上我们台湾豫剧团的《花嫁巫娘》在郑州演出,大家都前去观赏了,今天主要想听大家的意见。我们这出戏在台北首演的时候,男主角曹复永是唱豫剧。这次我们来大陆改成了京剧。因为去年到上海国际艺术节,经过首演以后有一个讨论,想尝试能不能把京剧和豫剧融合在一起,因为曹复永本身是台湾京剧第一小生,所以我们把它改了。今天想再听听大家的意见,看这种尝试是否可行,也让我们的豫剧团将来再演的时候,能够更好一点。今年刚好是台湾豫剧团 60 年,60 年了,真的非常

不容易。尤其是我们的韦国泰总监,在豫剧团待了 32 年,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以队为家,真是在全力地付出,豫剧有今天,他真的功不可没。

我一共来了四趟河南,每次来都切身感到大家对我们的热烈支持,真的非常感谢!尤其是康厅长,从 15 年前我们认识到现在,她对豫剧的支持一直是不遗余力。台湾豫剧团能有今天的成就,可以说河南这边的先进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。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师资比较欠缺,人才断层。过去学校里面有培养豫剧的专业,现在没有了。将来在人才的培养方面,还需要河南的支持。我想其他的话,除了感谢还是感谢。接下来请我们康厅长先给我们讲几句。

康洁:(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)

今天上午咱们的会开得特别好。其实两岸的交流是相互受益,我们河南豫剧界也从台湾豫剧团学习到很多。我觉得台湾豫剧团先进的管理理念、市场营销理念,还有他们在舞美设计上一些非常超前的大胆尝试,都值得我们学习。昨天晚上看完《花嫁巫娘》后,很多艺术家也跟我讲,他们很佩服台湾豫剧团的创新意识。他们敢把京剧融汇到豫剧里面,而且融合得那么好。舞美设计,那么简单,很抽象,但是都能看懂,而且跟所有演出的细节都融合得那么恰切。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大陆的一些剧团还得好好学习。这几年大陆经济发展了,有些剧团太片面追求舞台的繁复、舞台的华美。其



实我觉得台湾豫剧团的精神，就是抓好每一部戏，注意表演，注意细节，注意创新，才是我们学习的关键。

同时台湾豫剧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，就是国际化。他们同步的英文字幕非常漂亮。文化部外联局的局长是一个翻译家，昨天我们坐在一起看戏，共同的感觉是英语翻译得很好。戏曲翻译要达到国际水准，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要了解我们的戏曲，要理解内容的含义，很多话直译是不行的，但意译怎么精炼到让外国人理解，很难。昨天看他们的英语翻译得非常好。同时，他们的节目单也不那么厚重，不像我们有的时候介绍一堆个人的情况，就是把这部剧和台湾豫剧团简单地表述出来了，也很精美。还有他们在市场推销时制作的一些小公仔、小图片、冰箱贴等，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样向台湾民众推介豫剧。所有这些，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大陆剧团来学习的。

孟华：(国家一级编剧)

昨天晚上看了台湾豫剧团《花嫁巫娘》的演出，感受很多。我感觉台湾豫剧已经远远地走出了狭窄的地域性和当初那种鲜奇性，还有“寻根性”这个阶段，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变化阶段。我接触台湾豫剧团可能没有其他的早，但是我得到的消息更早。我有一出戏叫《情断状元楼》，我听说他们演出了。后来我看到他们演出的录像，发现好多唱词有变化，有些地方很不一样，我以为是他们做了整改。后来有朋友给我讲，那是他们从录音机上听到记录下来的，有时候记录的文字不准确，所以和原本有些出入。这个事我感受很深很深，感觉他们为了发展太不容易了。他们就是用听录音的方法记录了整个戏。这就更让我感受到两岸豫剧的这种情丝不断，这种艰苦的状态下能够保持这样的艺术上的联络，不容易。

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远远地跨过去了，我觉得看了昨天这个演出，这个起点已经完全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，焕发着一种强烈的新生的生命力。这使我想到了，就像当年我们的秦腔发展到昆山腔，昆山腔变成昆曲，昆曲变

成京剧的变化一样，像蛇的蜕变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生的生命。昨天看戏这种感觉非常强烈。台湾豫剧团在走一条新的属于自己的道路。《花嫁巫娘》的演出，除了一点稚嫩、粗俗，打磨工夫不到等一些缺点外，我觉得它突出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冲击性，就是说我要变了，我要走我的路，我要适应我所处的环境。因为台湾豫剧毕竟是在台湾，它要生存，生存不能完全靠政府的供给，还要争取观众，出路究竟在哪里？我觉得这个《花嫁巫娘》提供了一个样板，它大胆地把这个京剧和豫剧糅合在一起，非常有艺术欣赏价值。刚才陈主任说曹先生是台湾第一小生，果不其然！唱得那么地道，那么有味道，令人吃惊！

当然，这又牵扯到唱腔的融合，我觉得融合得也好。豫剧的板式和京剧的板式那么没有缝隙地融合在一起，很难得。特别是一些对唱，你来两句，我来两句，一个豫剧，一个京剧，天衣无缝。这种探索可能也会遭到一些非议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，这是一种寻找新出路的探索，值得嘉奖。这个戏除了一些格律不太讲究以外，文学价值是很高的。整个演出我觉得都非常好，海玲表演的就不用说了。萧扬玲、刘建华，都有才艺展示，很棒。特别是曹先生的表演，作为京剧的戏迷，昨天我也过了一场很大的戏瘾。当然，戏也有一些问题。如前面进戏迟缓，叙述上有一些含蓄，影响了观众情绪的进入，调整一下会更好。当然我还有一点希望，就是说这个巫娘毕竟是一个“巫”，开始的时候，应该是“巫”的成份多一些，就是神秘感，少数民族对这个巫戏是很敬仰的，而且这个巫的面目也是不可捉摸的。如果那种神秘感能再多出一些，到后来走向人，就有了鲜明的对比。有这样浓厚的、丰厚的感情、爱情，这种对比就更强烈了，这个戏就更好看了。

姚金成：(国家一级编剧)

我昨天专门从北京赶回来看这场戏，很受教育，非常佩服，也非常惊喜。我为台湾豫剧团这些年的巨大进步和跨越感到高兴。尤其是昨天晚上的精彩演出，那么好的文本，那么好的舞台

呈现，出人意料。我确实是以一种学习欣赏的态度看完这场戏的。对我们台湾剧团的演出活动，我一直非常关注。我曾经在十年前去过两次台湾，回来以后只要有场合我就讲，台湾豫剧团在他们那种文化环境中，执著地奋斗，他们的营销运作，他们走向国际化的努力和成果，都令人佩服。在某些方面，我们大陆的剧团恐怕很多年还赶不上。

在创作上，过去台湾豫剧团一直非常谦虚，向大陆的同行引进剧本，引进导演。但这些年看了台湾同行原创的几个剧本，觉得非常好。昨天晚上这个文本就非常好，把我吸引住了。我今生第一次看到豫剧和京剧同台演出，男女主角一个唱豫剧，一个唱京剧，而且音乐那么融合，那么自然，这太不容易了。这种试验和探索精神很令我佩服，在豫剧史上也是一个创举。

另外，我印象很深的，是这个戏的文本非常好。我开头没看编剧是谁，感觉词采非常好，而且传达出了某些人生感受。我心想是王安祈，但好像又不是，最后一看是个年轻的编剧。第一，她的选材很好。通过一个深山中的少数民族突然遭遇到了外族人的进入，那种古老的风俗与人性的冲突，引起了几个人物内心的感情波澜，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实际上是写人性的解放，冲破这种禁锢的艰难。这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。外族的一个流放者，误入这个古老的少数民族，巫娘救了他，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故事。这里面人物之间关系的演变充满了戏剧性，而且这个色彩是非常丰富的。这是个戏剧题材。这个姑娘爱上了这个外族人，但她本身有着那么多的禁锢，怎么冲破它，要刻画她内心的感情冲突、折磨，在这种纠结中、冲突中艰难地往前走，这个前行的历程是非常有戏的，充满着人性的深度和人性的内涵。

这个戏最大的长处是抓住了核心，核心一是对人物的刻画塑造，二是唱腔的优美感人。如果放在大陆，我感觉舞台美术、灯光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，色彩会弄得非常瑰丽。既然这个戏带着我们去体验一次传奇的经历，那么就要创造出一个虚幻的、传奇的、充

满神秘色彩的世界。我们有一流的艺术家,如果能够有更好的包装,那样我们的表演艺术会更深化,会更让人身临其境。现在我们的视觉还没有达到身临其境的境地,但我们演员的唱腔达到了。

我对这个文本非常赞赏,特别是唱词,感觉、词采都非常到位,词采是很本真的,没有故意追求华丽,但它表现的情感,包括表现的某些人生哲理,都传递了很深的人生感受。这是这个戏非常突出的亮点。

如果说不足的话,我感觉情节的表达和叙述,有些地方好像可以更洗练、更简练,情节的转折点,中间部分写得很好,后面应该把人物感情关系的转折点弄得更清晰、更饱满一点。毕竟戏还是得依托于情节,内在的冲突完了,戏要赶快结束。其实戏有时候就是,看得正有味呢,突然完了,感觉不想走。但是你想也就完了,人物命运还在牵着他,这是最好的。还有,整个戏的演出水平有很大提高,所有的主要演员、群众演员都可以胜任。昨天演出剧场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强烈。所以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。为台湾豫剧团成功的原创性的演出,表示诚挚的祝贺!

刘景亮:(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)

祝贺昨天成功的演出!我有一个习惯,看戏的时候随手记一下感受。所以我现在自然地、不加修饰地说一下我昨天记下的感受。昨天这个剧目,首先给我一种历史感和一些浪漫的氛围,甚至于使我想到屈原的《九歌》、《山鬼》,我甚至怀疑作者就是从那儿找到了灵感。因为这里面古老的风俗、祭祀,包括人物巫娘、山鬼,立马让我回到一种历史氛围和历史的感悟中。舞台上一直烟雾缭绕,加上情节的传奇,显示出一种浪漫色彩。

第二,这个戏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我们的豫剧、京剧的生命力。不像一些人说的,它们已经是衰老、将死的艺术,因为衰老和将死的艺术,你要嫁接到一起,它是嫁接不到一起的。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创举,其实,早期的豫剧就是跟罗卷戏同台演出的,而且这种



《花嫁巫娘》剧照

演出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40年代。所以它们能够同台演出,说明我们的豫剧和京剧还很有生命力。

从剧本的情节构置看,我觉得作者是相当聪明的,她给我最突出的感受有这么几点:第一,传奇性。一个外族人,而且也不知道是神、是精灵、是祖灵,开辟了山崖,让他进入了这样一个封闭的部落。而且又跟一个最不该去谈恋爱的巫女进行恋爱。这种传奇性给人陌生感,大家都觉得很新奇,想要看下去。这是昨天剧场效果好、有吸引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二,整个情节沿着两个人的爱情命运展开、发展。有情人的结果是什么,这是大家关心的。观众是不愿意带着悬念离开剧场的。如果说这个戏没有一个结果,观众是不会走开的,这也是这个戏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第三,作者很聪明,其实巫娘这样一个人物她的心理历程是非常难以表现的,你要让这个巫娘马上谈恋爱,肯定很多人不接受,她是神职人员,是代表人和天、和神沟通的一个人物,她的地位很高,能随便谈恋爱吗?但是她用一个梦境,把她的一切东西都揭示出来了。这种手段既简练,又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大家都接受了。所以在情节构置上,作者是聪明的。再一点,我觉得整个二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是统一的。内容是一个传奇又有神秘性的内容,整个舞台都是变形的,而且可以自由推动,

加上烟、光的配合,已经营造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空间,一个神秘的空间演绎一个传奇的,而且又有神秘色彩的故事,所以形式跟内容是统一的。

第二点感受,我觉得这出戏应该是我们传统美学的坚守和进步。我最赞成的是那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戏曲演出,我对所有的大制作都是反对的,不管他有钱没钱。我的观点是,大制作就会破坏戏曲的美学原则,它必定要使戏曲产生异化,使本来是艺术的东西转化成技术。而且它让人看的是表层的东西,是舞台的机械装置。庄子有一句话叫“官知止而神欲行”,你的感官只有停止的时候,你的精神状态才能发动。现在很多戏不感人,为什么?就是大制作。这是戏曲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,所以我非常反对。我很赞成这个美学追求,它是以演、唱为中心。这是一个很节俭的舞台,我对昨天的这种舞台追求表示钦佩。

第三点感受,我感觉这个戏的处理也显示出了二度创作的聪明,用一个变形、戴面具的矮人,来表示过去回忆时空和未来的设想时空,非常聪明。再一个,我看到了一场大演员的演出。为什么人们现在追求舞台上的歌队、舞队,就是演员的功力不到。演员的功力到位了,他身边的任何东西,观众都会感到是多余的。我们已无法用字正腔圆、功夫扎实去评价我们两个主要演员,他们已经从技术进入到了道的

层面,它转化成一种无,人们却可以感受到他的美。第五场,王海玲和萧扬玲两个人在那么大的舞台上,距离又那么大,我们不感到舞台是空旷的,感到了舞台的充实。这是因为艺术家他往舞台上一站,自身就放射出一种美,他就充实了舞台,也充实了整个剧场,这就叫做气场。我们很多演员不懂得这一点,拼命地去做动作,拼命地拉长音、放高音,实际上一味追求这种“有”的东西,并没有转化成气场,恰恰是“无”的东西,那才是“道”的东西。我觉得昨天的演员已经进入了由“有”转化成“无”的一个高层次,令人钦佩。

当然,还有一些不足。第一,比如男主角,在人物心理的处理上略显仓促,这不在演员,而在文本。比如开始他说,他抓一匹马逃跑,突然又想跳崖死,可以这样转换,但转换的依据是什么?处理比较仓促。第二个,开始和结尾都多了,开始必须交待,但是可以简练地交待。结尾一是长,二是多。多什么呢?我觉得是不是作者追求的意义太多了,有意识给大家一个不明确的感觉,好像要给观众一个联想的空间,但是戏曲的结局一定要是简明的,而且要说出一个最明确的观点和意识。中国戏曲为什么是大团圆的结局,因为中国人相信好人有好报。

总而言之,昨天看了一出很好的戏。豫剧到台湾60年,一个花甲之年,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时间周期。一般到了这样一个周期,应该做一个总结。今天上午的研讨会是一个总结,我想昨天的演出也是一个总结,这个总结总结得也很漂亮。我们相信沿着这样的追求走下去,台湾豫剧团、台湾豫剧是有前途的。

张怀奇:(国家一级导演)

昨天看了台湾豫剧团的演出《花嫁巫娘》,很高兴!从昨天晚上的戏能够看得出,他们这些年一直在追求。经过前些年移植或搬演我们大陆的戏或创作一些新的剧目,他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思路,这几年的发展不一样了。我看他们这几年排出来的戏,一部比一部好,一部比一部新,一部比一部美。台湾豫剧团在求变求新求美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、大量的工作。

今天上午一些专家已经讲了,台湾的文化环境、生存环境逼着他们必须求变,这是生存之道。他们在营销方面、宣传方面、普及戏曲知识教育、排演儿童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,值得我们大陆同行学习。他们思维超前,也没有什么包袱,就像韦队长说的天马行空,他们有理想,更有创造。

昨天的演出总体来讲是成功的。海玲不用说了,年过60了,在舞台上依然焕发出青春的魅力、青春的光彩。萧扬玲、刘建华等青年一代的优秀演员也逐渐成熟了,台湾豫剧后继有人。这个舞台呈现在大陆来讲不算是一个大制作,通过抽象写意的舞台美术,给二度创作留下了非常大的表演空间,抓住了演员、表演这两个核心环节,这是这个戏的特色。另外,整体演出也是比较严谨的。向台湾豫剧团的这一力作表示祝贺。

王明山:(国家一级编剧)

我和台湾剧团在十几年前开始接触,这十几年一直都有联系,所以台湾豫剧团每年的活动、变化,通过各种渠道,都能听到、了解到。可以看出,他们一步一个脚印,走得非常扎实,一直在进步。

我同意刚才老师们对这个戏的意见,再补充两点:第一,男女主角有亮点。大家都认可了京剧和豫剧的结合,并且还那么天衣无缝。这两个主演,一个是“豫剧皇后”,一个是台湾京剧“第一小生”,这两个重量级演员聚集到一块,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卖点。两人珠联璧合领这一台戏,成功是必然的。

再一个,舞台呈现有特色。看了这台戏以后,感觉它非常清新。这是真正的戏剧手段的运用,后面那种玻璃条幕来回调换,营造了不同的演出空间。玻璃幕条两边符号式的演员,既是角色,又是符号,还是一种声音,在那儿唱伴唱。可能台湾豫剧团人员太少,他演着角色还得唱伴唱,不露声色,很有意思。在舞台调度上,几个角色推着布景往前面走,包括海玲老师,她也得推着布景,好像导演是有意这样创造的,戏不断,增强了戏剧节奏,而且容量也大了。还有那些高跷和小矮人,不但很美,而且有空间上的区分。高了,它是

这样的空间,低了,它是回忆那个空间。这些戏剧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。另外,服装上也是很有特色的。突出主要演员的服装,主要演员的扮相和服饰是具象的,其他的服装都是舞蹈式的、符号式的,层次非常鲜明,非常美。

总的来看,这出戏是成功的。但戏也有粗糙的地方,前面“脖子长”,最后这个尾声也有点啰嗦。海玲老师的唱段应该有两段核心唱,集中的感叹、咏叹的唱段比较少,小段太多了。这一点能不能调整一下?这只是个人意见。

很激动地说一句话,祝贺这支队伍欣欣向荣,祝贺这场戏演出成功!

梁周敏:(河南行政学院副院长、教授)

台湾豫剧团带来这样一台优秀的剧目,作为六十华诞的一个盛宴,水平之高,超乎想象。

豫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因,也是一个密码。台湾豫剧团同仁正是以这一种形式在传承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,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、欣赏、坚守、执著,难能可贵。物以稀为贵,台湾豫剧团因为稀少而珍贵,因为稀少而高贵,你们不应该因为剧团少、人员少而感觉到势单力薄,相反因为少能够珍贵、高贵起来,使我们需仰视才见。昨天的戏,敢于大胆地把京剧嫁接到豫剧上,非常大胆,同时又有《阿里山》这首歌,又显示出台湾的地域身份。这三重文化元素结合得非常好,这种创新精神难能可贵。

第二,这个戏是否算是一个爱情悲剧呢?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喜剧的特点。我觉得这个戏中媚金和瞿言从相识到相知、相爱,这个关系的展开过程,揭示了三重关系,一是天人关系。原来族内部是统一的,但外面的人进来以后,这个天人关系就对立了,由和谐到对立,最后又到和谐。另外写了一个社会关系,这个纷繁复杂的族人关系,它里面有神灵妖巫的关系,还有外部闯进来的人的关系,这种关系也是复杂化、多元化、耐人寻味。还有就是爱情关系。我觉得揭示天人关系和社会关系,都为这种爱情关系做了一个宏大的背景。我觉得这个戏耐看、耐人寻味就是表现了在天人关系、族人关

系、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,展开的男女之间的这种人性中最纯美的爱情关系。

在这个关系的展开过程当中,媚金实现了一个妖或者是神向人的转变。最早是神,然后是向一个自然人的转变。瞿言也实现了一个转变,他的转变在哪里呢?我把他想象为一个传统的叛逆者,他为什么要遁入深山?他要追求他心灵的自由、思想的自由。他实现了这样一个转变,体现了他反叛与追求真我的精神。正是媚金和瞿言都具有反叛的精神,同时又追求一种真正唯美感情的东西,所以他们两个才走到了一起。刚才有老师谈到,他们两个为什么走到一起?因为他们两个有精神上契合的一致性,就是人类至高的情感追求,人性的回归、真我的追求和感情的升华。我觉得这是这个戏很重要的一个执著点。

在剧种上又实现了台湾和大陆、京剧和豫剧这样一个对接、交融,对接得还是很流畅的。开始我担心当有大段的对唱或者高亢的对唱时,能不能接上?看了以后觉得对接得非常好,显示了你们深厚的艺术功底,没有感觉到内心紧张。昨天我有一个上海的文学评论家朋友跟我一块看戏的,他说这种剧种的对接和跨越不但能够接受,而且听起来很美。

这里,我还是要赞美海玲老师宝刀不老,艺术之树常青。我不相信她的年龄,我觉得表演起来还是比较轻盈的,作为一个未婚女性对感情的感受传达还是非常细腻的。我特别注重她转身的一些动作,还有她手的一些表演动作,还有她的眼睛,我觉得表现出了少女对爱情的羞涩,还有那种婉转的感觉。曹老师很英俊,和海玲配合得很好,显示出了台湾京剧第一小生的实力。

第三,我觉得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希望的团队。年轻的主演,艺术感觉都很好,表演都很专注、很投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豫剧团队是一个富有活力的,能够生生不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、戏剧文化的一个团队。在这儿也借这个机会,向台湾豫剧团,向海玲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!

吴亚明:(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)

以前看过几部台湾豫剧团的戏,你们的创作风格,无论如何创新,我都有心理准备。

就这个戏而言,我感觉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戏剧作品。一是表现在豫剧和京剧的混搭。在同一个舞台上,豫剧和京剧同台演唱,尤其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是音乐过渡得非常巧妙。二是这个戏还是一个具有探索性的剧目,比如里面巫娘内心的独白、挣扎,人物内心的外化表演等等。关于这个戏的优点,前面老师都说得非常充分了。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思考。

河南戏我看了很多,台湾的豫剧也看了很多,总的感觉,台湾和大陆在进行剧目生产时,在戏剧观念上区别还是很大的。大陆在戏剧创作上有一个政策是弘扬主旋律、提倡多元化、三贴近。但是台湾戏剧作品好像更加注重剧场效果,和大陆的风格差别比较大,台湾戏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更加不拘一格。

再谈一点,看完我们这个戏之后,我想起了一句话,梅兰芳先生的一句话,究竟要不要换形?它怎么换形?戏剧肯定是要发展的,但是如果发展,往哪个方向发展,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在做探索。我感觉我们台湾在探索方面确实给大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。

左奇伟:(中国戏曲学院教授)

我和台湾豫剧团也合作了六个戏了,我觉得跟台湾豫剧团合作每次都给你创新的平台。去年写的歌剧,今年就是这个《花嫁巫娘》。大家似乎对这两个剧种结合在一起都感觉比较突然,而且是带着疑问进剧场,带着满意出剧场。我很感谢台湾豫剧团给我有这次机会,感谢曹复永老师的精彩表现!

一开始我写的是豫剧。我一见曹老师那么好的身段,那么大方的表演,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京剧演员,非让人家唱豫剧。我很难受。我觉得这样影响他的艺术效果。我就决定把它改成京剧,这对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。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,首先我想到的是找一

个主题音乐,选中了《阿里山的姑娘》。怎么能够把《阿里山的姑娘》巧妙地 and 音乐融合在一起?《阿里山的姑娘》属于角调式和羽调式,我们豫剧是宫调式和徵调式,1和5是我们的主音,这里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开幕曲大家都听了,在台湾演出,台湾的观众有一种亲切感,觉得好像是当地的东西。在大陆演了,观众也不生疏,因为《阿里山的姑娘》大家都很熟悉。他俩的重唱,我采用把每一句都断开的方式,海玲唱前半句,曹老师唱后半句,那就是半京剧,半豫剧。乐队更热闹了,一个京胡、一个板胡对着拉。由于人少,有的乐手操作两件乐器,既打打击乐又操京二胡、月琴,很热闹。

我也不会写京剧,演出之后,我觉得我真够胆大的,竟然敢写国剧,而且把国剧和豫剧往一起搅,无意之中开了一个先锋。要感谢团里给了我一次实验的机会,通过实验说明它是可行的,而且是可以做好的,就看你怎么去做。

丁永祥:(河南师范大学教授)

我觉得这部戏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,就是“美”。一是它的主题美,反映了一种人对于理想的追求,对人性美好的追求。二是唱腔美。我对音乐不是太懂,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结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,但我听了以后觉得就是美,很好听。三是它的唱词美。传统的戏曲是讲究格律的,既通俗又非常美,表情达意比较圆满。我们当代的很多创作其实很难达到这个境地。但这出戏的唱词我觉得写得还是非常美的,很到位,很准确。四是它的舞台呈现非常美,很简约,又很漂亮,这也恰恰是中国现代戏曲发展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传统的戏曲是一桌两椅。现在在现代化舞台技术非常发达的情况下,怎么样实现它们的结合,这是需要探索的。既不能搞得太繁复,也不能太简陋,那恐怕也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心理。这部戏做得非常好,这是一个很有益的探索。

如果谈一点不足的话,我觉得这部戏形式的成功可能要胜于内容的成功,形式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大,内容方面,特别是在故事情节方面,还有可以

再提高的空间。我们的传统戏曲,很多是靠叙事并结合演唱来感人的。这个方面还有可以再探讨的地方。

乔丽:(河南大学文学院)

昨天看了《花嫁巫娘》,我觉得特别新鲜。剧作里面讲到说花帕族是远居深山,隔绝人世,雷火劈开了山路,瞿言进来了,应该说雷火劈开山路是一个偶然事件,没有必然性。一方面是花帕族内部的人想出去看看,另一方面是外面的人进来了,这看起来是一个巧合、一个偶然,能不能在后面的过程中再提升一下?在偶然当中找到一种必然性,把偶然性上升到必然性,可能主题会升华。另一个小小的想法是,结尾前面一段是花帕族人在怀念媚金,怀念她的探索精神。我想能不能演员不出场,而让两位老师的声音出来,这样的话是不是给观众一个空间想象,不要把那个舞台弄得太满。在观众的想象中,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人生道路上崎岖前行,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更好一点。

王海玲:(台湾豫剧皇后)

谢谢大家对《花嫁巫娘》的褒奖。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写这个戏的初衷。早上编剧施如芳讲了,这出戏是针对我从艺50年而特意为我量身打造的。如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,这出戏是我们第一次合作,她之前一直都是写歌仔戏。跟京剧也合作过一次。台湾豫剧五十年的时候,我们演出了《豫韵台湾情》,因为要在同一个时空里表现不同的人物,就要赶妆,所以妆扮就很紧张,不漂亮。如芳看了这个戏,所以她在为我写《花嫁巫娘》的时候,第一个感觉就是要把我这一台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让我非常美地呈现出来,呈现我这五十年。

我的“夫婿”曹老师,是我亲自选的。那个时候如芳他们有意找国光的另一个演员,我说他才40多岁,我都60多岁了,好像有点老牛吃嫩草的感觉,肯定不好看。我想到曹老师跟我年龄相当,要让我美美地谈一场黄昏之恋,很美的一次恋爱。曹老师也很给面子,答应了。因为施如芳是第一次编豫剧,完全没有经验,合辙押韵怕脚压不住。她之前虽然写过歌仔戏,但歌仔

戏都是一小段一小段,四六句就结束了,好像没有很完整的中心唱。左老师对唱腔也很伤脑筋,花了很多心思,巫娘最后想要去会情郎这一段就加了很多左老师的东西,后来经过如芳重新调整,才有所谓的核心唱段,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后面的戏,我们也感觉有点拖,但我们还是尊重编导。我也要在这里说一下导演,对她做一些夸奖。她很年轻的,个子小小的,不起眼,话也不多。她的每一出作品都得奖,我们觉得这个小女孩不得了。她确实有想法,像第五场我在回忆我的以往,采用一些戴面具的小矮人出现在舞台上。左老师很不高兴:这也算是一个中心唱段,干嘛弄几个小矮人,我们戏曲传统就是主角演戏,旁边人不能捣乱,把彩都抢走了。但导演的想法是,我有三个主要唱段,前面一段梦境的时候是描述心理的,已经是我自己在唱了。这个是回首往事,后面我也是一个人。不能让三个画面雷同。所以导演想了很多方法,怎么样让这个画面漂亮,不能光一个人唱独角戏,而且它也是有意义的,包括后面的踩高跷。为什么要小矮子、要踩高跷?因为这个民族是长老在掌控一切,所以把他的整个高度拉高,好像是一个强权、权威在这里。为什么要用矮子?因为这是巫娘的心境,虽然是对以往美好的回忆,但对她也是一个不堪的、扭曲的感觉,要用一种扭曲的方法表现。一个矮子,一个高跷,反差这么大,把时空也隔离开了,画面层次也出来了,甚至还有一些隐喻,表示是这个背后的强权在控制媚金。这些手法完全是导演的创意。另外这个戏还用了小剧场的一些手法,让我们这出戏表演的元素更多元化,也让这个画面更多样化。感谢所有专家学者对我们的褒奖,我们还会继续再加油,再努力。

曹复永(台湾京剧第一小生):

我参加《花嫁巫娘》是一个意外,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。非常感谢豫剧队能接纳我、包容我,还能指导我。开始唱豫剧,我过门也听不懂,完全是隔行如隔山。我开车也听,随时随地听,最后还是没听会。好不容易左老师来了,天天跟在她后面学,还可以,总

算把这个戏演完了。可是演完以后,左老师感觉我唱得很别扭,她不满意,要重新编京剧腔。改成京剧后,有时候一张嘴又是前面的腔,反反复复,非常痛苦的事情。在这个戏上,我的确是比别人花更多时间,忘了学,学了忘,今天听到大家的褒奖,非常受鼓舞。对大家的意见,我会虚心接受,对我们未来的表演有很大的帮助。谢谢大家!

李利宏:(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)

今天的会,我觉得受益多多,感动多多,回忆多多。非常美好,也非常充实。无论是从学术上,从友情上,从对于戏的评价上,大家真是如一家人一般,充分发表自己的感想、感慨和对豫剧,对家乡的豫剧,对台湾豫剧整个发展的展望,大家给了很多很多的谋划、策略。在两岸豫剧文化交流中,双方是互惠的、互动的、交融的,彼此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台湾豫剧的推广也好,创新也好,和大陆豫剧、河南家乡这边整个人才的交流、技艺的碰撞,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。正因为此,才有今天彼此的辉煌,才有今天这种非常融洽、非常有意义的局面。这是我今天一天的收获和感受。

今天在发言中,两岸豫剧界同仁彼此表达了对对方的思念和情感。我觉得这种思念、这种情感已经浓浓地潜在了每个人的心中,因为豫剧,因为梆子腔。所以,在这里,我代表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盛情地再次发出邀请,希望大家常回来。需要我们做什么,我们会尽力而为,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再一个,祝愿所有在座的朋友们身心健康,创作丰收,合家欢乐!

(李红艳根据录音整理)